

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

(上篇)

【編者按】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在北京簽訂，宣告西藏和平解放，這片雪域高原和百萬農奴的前途命運就此被改寫。70年來，西藏從黑暗走向光明、從專制走向民主、從封閉走向開放、從貧窮走向富裕，每時每刻都在描繪着偉大而壯闊的時代畫卷。

西藏自治區統計局數據顯示，1959年，西藏地區生產總值僅為1.74億元（人民幣，下同）；到2020年，西藏地區生產總值達1,902.74億元。2020年10月，西藏宣布，5年間62.8萬貧困人口全部脫貧，西藏歷史性消除絕對貧困。近日，香港文匯報記者隨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組織的中外媒體採訪團趕赴西藏，就和平解放70年以來的變化進行實地採訪，感受西藏的時代變遷和發展進步。

犛牛養殖集約化 當雄農戶荷包鼓

牧場高於市場價收購牛肉 牧民入股牧場收入增



●次仁桑珠表示，一家人如今實現了脫貧摘帽，生活越來越好。

「我家的牛在郭慶場入股，我也在這裏上班，每月有穩定收入。去年我買了小轎車，平時上下班、接送孩子都是自己開車。」在西藏拉薩市當雄縣淨土牧場郭慶場，郭慶村村民次仁桑珠一邊餵牛，一邊講述生活的變化。從前一家人的經濟來源全靠他放牛，一年到頭也賺不到兩萬塊錢。「生活的改善是從以犛牛在牧場入股開始的。」他笑着說，目前月工資5,400元（人民幣，下同），還掌握了標準化養殖技術，懂得了經營管理，一家人終於實現了脫貧摘帽。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一存 西藏報道



在古老而神秘的中國西藏，有這樣一個傳說：當世界第一縷陽光照耀到岡仁波齊時，便有了第一頭犛牛。對於藏民而言，犛牛不僅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親密夥伴，還是關乎生計的寶貴財富。

當雄，藏語意為「天選牧場」，是拉薩市唯一的純牧業縣，平均海拔在4,200米以上，以飼養犛牛、綿羊、山羊、馬為主。這裏有遼闊的草原、豐美的水草，優質草場佔可利用草場的68%，空氣純淨，水質無污染，是得天獨厚的天然牧場。在積雪皚皚的山川襯托下，這裏就是犛牛的天堂。近日，香港文匯報記者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組織的中外媒體採訪團趕赴西藏，就西藏和平解放70年以來的變化進行實地採訪。當雄縣，是行程之一。

犛牛帶「身份證」保障安全

隨着畜牧業產業化的不斷發展，傳統畜牧業生產科技含量低、產業鏈發展滯後、牧民思想保守、商品意識淡薄等問題日漸凸顯，很多牧民甚至陷入「有資產沒資金」的窘境，渾身是寶的犛牛始終無法轉變成經濟收入。

「那次是縣裏的公司統一起來收購犛牛肉，我看到工作人員將戶主的身份證號碼、犛牛的電子耳標、四個牛腿的重量全部登記之後，賣主就可以拿着寫着身份證編號、斤數和單價的出庫登記簿結算價錢。」2015年的一次經歷，讓郭慶村村民嘎瑪洛桑至今難忘。後來他才知道，這是當地政府為了保障「舌尖上的安全」，推出了有「身份證」的犛牛肉特色品牌。自此，當雄犛牛打開了銷路。

牧場採新技術科學養殖

「我們牧場2018年建成投入運營，總投資近2,400萬，建設有牛圈、飼草儲備庫、消毒室、防疫室等，項目總佔地面積近30畝。」當雄縣淨土牧場郭慶場負責人阿旺多布傑表示，郭慶場主要依靠個體、聯戶、國營三種方式，實施犛牛入股（即買斷）、草場流轉、牧民入場的養殖模式。「老百姓以犛牛入股，牧場收購價高於市場價，這種養殖模式改變牧民以往分散、粗放的經營模式，讓百姓的收入持續增加。」

阿旺多布傑介紹，截至目前，就犛牛入股這部分，牧場已向郭慶村牧民分紅90餘萬元，向137戶家庭發放犛牛收購款900餘萬元。而參與牧場工作的牧民每戶年均增收約1.4萬元。在科學養殖方面，牧場推廣母牛「一年一胎」繁殖計劃，選引進牧草智能化生產技術，讓犛牛在冬天也能吃到新鮮牧草。

去年底銷售額破2000萬

按照牧業改革要求，牧場鼓勵解放出的勞動力從事二、三產業，以提高家庭經濟收入。因此，牧場招收了約20名當地百姓在此工作，其中，就包括次仁桑珠。「我家現在一年的收入全部加起來有8萬元左右。」他說，從前自己放牛，經常遭遇牧草不足、犛牛生病等問題，入股之後有專人負責，完全不用再操心。「我對現在的生活很滿足，生活上沒有任何困難，主要任務就是培養兩個小孩考上大學，」說着，這個37歲的漢子腼腆地笑了起來。

次仁桑珠一家人生活的改善是西藏牧民生活變化的真實寫照。數據顯示，隨着犛牛產業鏈的不斷完善，中國國內乃至國際的訂單接踵而至。截至2020年底，有「身份證」的犛牛肉產量已突破500噸，銷售額突破2,000萬元。而郭慶場去年出欄1,010頭犛牛，僅發放員工工資就達104萬元。

集體經濟助脫貧

大理石貼面、羅馬柱、黑色鐵藝大門……這是位於西藏林芝市巴宜區八一鎮巴吉村的一幢在建歐式獨棟別墅。「這是給我弟弟建的房子，他喜歡歐式建築。這套房子全部建完大約要200萬（人民幣，下同），我們家可以全款付清。」次仁玉珍笑着表示，如今村裏幾乎每家都建得起這樣的別墅。漫步巴吉村，村裏道路寬闊平整，傳統藏式民居和新建歐式別墅交錯坐落，處處透着殷實。這裏距林芝市城郊約1公里，是八一鎮最大的行政村。巴吉村黨支部第一書記周皓表示，到上世紀90年代，村裏依然很貧窮，村民主業是運輸木材，沒有集體經濟的概念，都是零散地各自找活幹，缺乏長期穩定的收入來源。

習近平兩度到訪指引發展方向

1998年6月擔任福建省委領導時，因福建對口援助林芝地區，習近平曾專門趕赴巴吉村調研；2011年7月，在慶祝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之際，時任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再次到訪，走進村民家中，了解百姓生活。

「正是習主席的到訪為大家指明了方向，他囑咐村民，一起富起來才有意義，要重視發展集體經濟，要堅持因地制宜，廣開致富門路……」作為土生土長的巴吉村人，周皓見證了小村的變化。近十餘年來，巴吉村着力發展集體經濟，陸續成立了建材市場、汽車運輸隊、專業合作社、物流園區等。2020年，全村經濟總收入達3,706.63萬元，僅分紅一項就讓全村獲得600餘萬元的收入，村民的人均年收入也從1997年的2,000餘元增長到了如今的4.7萬元。

村民：經歷舊社會才知今天好

「村裏實行土地租金分紅，讓我們家收入增加了約兩倍，現在年收入至少也有50萬元。2002年，我們一家人搬進了新建的二層藏式新居。」次仁玉珍表示，目前土地租金分紅佔全家收入約七成。此外，她的父親跑運輸，自己在企業上班，「我們都有固定的收入」。

巴吉家家起別墅



●次仁玉珍（右一）和父母站在自家精緻的藏式民居前。

解放前的巴吉村也經歷過黑暗的農奴社會。「我父親被打瞎了一隻眼睛，村民雅雅拉孟的父親被砍掉了手。」談及當時農奴制度下的生活，巴吉村原村黨支部書記達龍仍悲憤不已：「我是從農奴社會走過來的人，那時老百姓過的就不是『人』的生活，所以我知道現在的生活有多幸福。」

75歲的達龍親歷巴吉村蛻變發展。「我的一生中有兩件難忘的事。」一件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西藏百萬農奴翻身得解放。「一夜之間，我們從『會說話的工具』變成了自由、平等，還有生產資料的公民。」1966年國慶節，他作為翻身農奴的代表，來到首都北京，受到了時任國家主席毛澤東的親切接見。另一件是2011年7月，時任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第二次到巴吉村調研。「就在村口，他握着我的手，祝我健康長壽，扎西德勒（藏語問候語：吉祥如意、歡迎）。那感覺，真像是太陽光一樣灑在我心頭！」

1975年，達龍當兵回來做了村支書，開始帶領村民發展經濟。如今，達龍一家一年的收入能達到20餘萬元。「我發自內心地喜悅，因為村裏的民生改善。」他說，「我的人生概括起來就是：生在舊社會，長在紅旗下。感謝共產黨，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今天的巴吉村！」

▲「天選牧場」當雄水草豐美、空氣純淨、水質乾淨。

特稿

魯朗開藏式民宿 吸中外客「打卡」

從巴吉村出來，沿318國道向東北前行，田園風光漸漸進入視野。這裏是林芝市魯朗鎮，距林芝市約80公里。魯朗，藏語裏意為「神仙居住的地方」，有豐富的生態旅遊資源，被稱為「東方瑞士」「高原氧吧」。

村民獲培訓 借貸開店可免息

「從前，這裏的居民通過種青稞、養犛牛、採松茸維持生計。偶爾會有遊客來看看風景，晚上還是要回林芝市區住。百姓也以為給遊客牽馬當嚮導就是

搞旅遊了。」魯朗鎮政府工作人員介紹，2000年，魯朗鎮扎西崗村村民平措開辦了首個家庭旅館，從此，魯朗鎮掀起了鄉村旅遊熱潮。

2013年，魯朗在保留傳統項目的基礎上，增加了一批新式民宿和星級酒店，新式民宿保留了傳統的藏式建築風格，配備了淋浴、電視等現代化設施，吸引大量中外遊客來「打卡」。據了解，林芝市目前有637家家庭旅館，但旺季前往當地需提前訂房。

扎西崗村村民巴登從事民宿生意已有

七年，他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他最初沒有經驗，服務也不規範，後來村裏組織家庭旅館經營者培訓，掌握相關的服務技能，旅館經營才逐步走上正軌。不僅如此，在建設家庭旅館方面，當地政府還協調銀行給予村民低息或免息貸款，幫助非常大。

「每年7、8月份到國慶節前都是滿房的，目前十一黃金週也快訂滿了，來魯朗遊玩一定要提前訂好酒店。」巴登笑着說，家裏每年入住遊客多達2,000餘人次，收入年逾20萬。而在發展家庭旅館

前，他家主要靠農牧業維生，基本沒有現金收入。談及未來的發展規劃，巴登自信地說：「會將農牧業與旅遊業結合發展，讓遊客體驗自家生產的綠色食品。我相信生活會越來越好！」

2018年遊客量破百萬人次

事實上，扎西崗村的家庭旅館只是魯朗鎮鄉村旅遊蓬勃發展的一個縮影。2017年3月，在廣東省對口支援下，總投資38億元人民幣的魯朗國際旅遊小鎮項



●巴登從事民宿生意已有七年，僅家庭旅館一項年收逾20萬元人民幣。

目正式運營，讓魯朗旅遊業進入了規範化管理階段。魯朗鎮管委會副主任胡雄英介紹，到2018年，魯朗鎮的年遊客量已突破100萬人次。